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娛目醒心編  
第八卷 御群凶頓遭慘變 動公憤始雪奇冤

一

世情反覆如棋局，黑白難知，勝負難期，國手贏人一著兒。貞心苦節遭魔劫，天道無虧，公論無私，自有芳名萬古垂。右調《彩桑子》

從來為女子者莫重於「節烈」二字。節則潔清自守，歷盡艱苦，終身不易其志；烈則一念激發，有夫死而遂以身殉者，有遭強暴逼迫，不受污辱，捐軀隕命者。要知捐軀之事，尤為女子之不幸也。然生前玉碎珠沉，死後雲開日朗，親黨為之稱傳，官府為之旌表，也可不負捐軀之志，從未有是非顛倒，幾至含冤身後者。幸虧人心不昧，公論昭然，一時姦夫淫婦，助惡棍徒，或蒙顯戮，或遭冥誅，不至清濁不分，玉石無辨。可見頭上青天，原是公道不過的。

話說明朝嘉靖年間，蘇州府嘉定縣安亭鎮地方，育一烈女張氏。父名張耀，母金氏。張女從幼貞靜，舉止凝重，言笑不苟。年十六，父母欲為擇配。適有嘉興人汪姓者，僑居安亭，人皆呼之為「汪客」，娶妻某氏，只生一子。其妻是一淫濫婦人，從小在家，做些不伶不俐的勾當，又至嫁了汪客，俺門賣俏，又相與了一班新朋友起來。年雖半老，生子已是十幾歲，舊性依然不改。汪客是個酒糊塗，呷了幾杯黃湯，諸事不知，任憑鎮中惡少往來來，恬不為怪。其婦又且潑悍異常，家中事情一毫也不許汪客做主。

其時，欲與兒子對親，汪客與婦人商量。婦人道：「聽得傳說，張耀家女兒生得標緻，最為合意。」汪客唯唯，便托媒往求。自古說：「媒人口，無量門。」在張耀面前，將汪家說得如花似錦，女婿如何聰明，婆婆如何賢慧。若張耀當日細細打聽一番，便不至把女兒陷入黑暗地獄了。那知他是直性人，一聽了媒人言語，信以為實，即便應允出貼。未免三盤六盤，也不必細說。

過了二年之後，男長女大，汪家擇吉迎娶，燈籠鼓樂，卻也熱鬧。一時相幫汪家的都是些狐群狗黨，汪婦相與之人，汪客全不管賬。張女過門後，拜見公婆，即令遍拜諸客。俗語說得好：「新來晚到，不如毛坑并灶。」拜了一回，全不知這些人是丈夫何等親戚。成親數日，但見諸人在婆婆房內，出入無忌，一到晚上，聚坐房中，張燈飲酒，與婆婆調笑取樂，全無顧憚，公公終日昏昏醉在一邊，丈夫亦不去陪侍。一夜，私語其夫道：「這班人是你家何人？」汪子道：「都是吾父好友，通家往來日久。」張女道：「既是你父好友，如何在你娘房中終夜聚飲？乾些不知廉恥的事，豈不被人談論？」汪子道：「母要如此，只得隨他便是了，你也不必多管。」張女見丈夫說得淡然，也不敢再說，心中卻甚以為羞。

再說諸惡少中，一人叫做胡岩。其父胡堂，是出入衙門，把持官府，不守本分的人。胡岩助父為惡，在安亭鎮上欺良壓善，無所不至，卻是汪婦最得意的漢子。其餘惡少，若周綸、朱旻諸人，皆服其驅遣，雖盡與汪婦有奸，都讓胡岩一分。

一日，胡岩向汪婦道：「你家媳婦頗有姿色，但進門後，從不肯與我們說一句話，似有怪你的意思，不如將他拖入混水，打成一局，然後可以任情取樂。你意下如何？」汪婦道：「這是既得隴又望蜀了。」胡岩道：「若不如此，你的所為，必定被他鄙薄。我們在此礙她耳目，總不能快意。」汪婦道：「這件事，我不好向他說，你自去誘他上鉤便了。」自此，胡岩見了張女，時時對他說說笑笑，雜以穢褻之語。張女只當不聞，憤然走開了。

一日，婦與胡岩同睡。胡岩向淫婦道：「你新婦想是怕你說話，故不肯與我親熱，不如喚來教他當面撞見，看他如何？」淫婦即高聲呼喚。要知張女雖知其姑不端，卻是極盡婦道，既聞呼喚，料是無人在房，遂即走進房中，又見婆婆在牀上聲喚，便去揭開帳子，卻見一男一婦，正在牀中淫樂。張女一見，轉身就走，歸到房中，椎胸頓足，痛哭欲歸。其夫只得送他歸去。一見父母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兒寧死在家中，不到他家去了！」父母問其緣故，女初不言，其母私下窺問，備訴其姑所為，並有拖人下水之意，「我不忍以清白之身受彼污辱，故寧死不去！」金氏聞之，痛哭一場，卻已悔之無及。一住數月，汪子來接數次，女堅不肯歸。

那知胡岩圖奸不遂，淫心不死，向汪婦道：「新婦歸去已久，如何不接回來？放他在外，將你謗毀，問你有何顏面？接他回來，才好弄他上手，不怕他走上天去！」汪婦道：「他不肯歸，叫我也沒法。」胡岩道：「教你兒子以好言騙他，自然回來了。」汪婦依言，果教了兒子一套說話，使他接取妻子。

汪子到了岳家，向張女道：「自你歸後，吾母痛自改悔，如今門戶清淨，不比從前了，故來接你歸去。」張女半信半疑。其父道：「翁姑可絕，夫婿不可絕。自古道，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。真金不怕火。怕他甚麼？況你姑既肯回心，你且歸去，不可偏執己見。」張女無奈，只得別了父母，隨夫歸來。一到家中，見婆婆依然如此，諸惡少照舊在家胡亂。汪婦反做出凶勢，與媳婦終日吵鬧，不是罵，便是打。張氏時時泣向其夫，勸令謝絕諸惡少。又乘汪客醒時，從容勸道：「公公宜少飲酒，清理門戶為主。」父子俱是泥塑一般，全不為意，反將張女之言，告知汪婦。汪婦愈恨，越要罵得很了。張女默然順受，只保護自身，使彼不敢相犯，暫且偷生過去。

一日晚上，諸惡少正在堂中聚飲，張女從廚下出來，旁邊走過胡岩，出其不意，拔其頭上玉簪。張女頓足哭罵。胡岩道：「原物奉還，如何？」把簪遞將過去。張女不肯來接，此簪跌做兩段。汪婦道：「我代胡郎賠你。」拔自己頭上玉梭與女。張女擲諸地下，也跌兩段，憤憤進去。胡岩道：「新婦如此難犯，如何是好？你婆婆威勢，不怕倒了架子麼？」眾人向汪婦道：「明明是你不肯作成胡郎，以至於此。」汪婦道：「待他心肯日，是你運通時。且勿性急。」眾人依舊歡飲而散。

家中使喚小廝叫做王秀，亦汪婦平日救急之人。一日，婦持汗巾一條，令女織花，將以贈秀。女怒道：「此奴才耳！不慣與奴輩織花！」擲地不顧。汪婦且憤且羞，大罵了一場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你不要慌，你若出得我手，天翻地覆了！」

時當夏日，汪婦洗浴，必令媳婦提湯。一日方浴，又聞房中呼取添水。張女提水送進，見胡岩亦在浴盆與婆婆同浴，便驚走歸房，涕泣不已。浴罷，婦向胡岩道：「今夜與我新婦同宿矣。」先是胡岩與婦設謀，遭汪子到縣中學習獄吏，令女獨宿，乘夜潛入，便可成事。張女亦因丈夫出外，時刻提防，常取一短棒放在牀頭，以為護衛。其夜，胡岩依著汪婦之言，輕輕走到張女房前，見房門緊閉，便拔開側窗一扇，將身跳入。張女聽見有人進房，便捶牀大叫殺人。胡岩以手來抱。黑暗中，張女便將短棒劈頭劈面盡力打去。胡岩把手一格，打傷中指，大怒走出。張女雖不曾受污，心中愈思愈恨，哭了一夜。到明日，湯水不沾，思欲歸去，一來行走不動，二來汪婦把住房門，無路脫身，唯有號泣欲死。

是夜，胡岩悉召諸惡少共集汪婦房中，飲酒商量計策。胡岩道：「敬酒不吃吃罰酒，此番只得惡做了！」汪婦道：「由你，由你。」飲至二鼓，各執器械，齊到張女房內。胡岩以刀相向道：「今夜從我則活！不從，教你粉骨碎身！」張女心中已拼著一死，極口哭罵。眾人道：「到此地位，還敢倔強！」胡岩大怒，便喝動手，頓時推斧交下，遍體重傷。女猶宛轉不死，號叫道：「何不以刀刺我，令我速死！」胡岩道：「你要速死，送你死罷！」即以刀刺其頸，刺其肩，又刺其陰。女始氣絕。

汪婦道：「人死奈何？」胡岩道：「你道有事麼？如今的官府只要多費幾兩銀子安放，人命便問不成了。」喝令眾人動手扛屍，欲以掩埋滅跡。那知死屍竟如釘在地上一樣，越扛越扛不起來。眾人道：「抬不動，奈何？」胡岩道：「苦著這幾間房子，放起火來，連死屍一井燒卻，豈不了當？」眾人七手八腳，一齊放火。那知風吹火勢，反燒到別處去了，女屍所在，火卻不到。莫道無神卻有神。此是天意使他敗露。鄰右人家見汪家火起，一齊擁入相救，見火在後屋，便擁入後邊，那火勢倒漸漸息了。回到前邊，卻見血淋淋一個死屍倒在屋內，滿地都是鮮血。眾人喊道：「這是殺了人放火的。害了他性命，還要燒滅屍跡，太沒良心了！」

此時一班凶首都避匿汪婦房內。眾人紛紛嚷嚷，有通信地方的，也有報與張家知道的。張耀夫妻一聞此信，急忙跑到汪家，果

見女兒殺死在血泊裡頭，痛哭一場。此時，汪家夫婦俱各避開，只得哭告鄉鄰，要與女兒當官伸冤，煩鄰右共證一證。說罷，即去打點告狀。但未識張耀如何告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二

公道難明實可哀，致令烈婦喪泉台。

若非小婢當廳質，何處呼天叫屈來？

話說一班惡少躲匿汪婦房內，見屍親已去，探頭探腦，都走將出來，七張八嘴，鬧成一團。汪婦對眾人道：「張耀一定告狀，作何算計？」胡岩道：「不妨事，只要你認在身上，婆婆打死媳婦無甚大罪。還有一計，竟說媳婦與僱工人王秀有奸，我去責罵他，他出言不遜，我失手打死的。那王秀你與他也說得明白的，只要許他銀子，日後替他贖罪，他無有不肯承認。只是你的丈夫，一向有我們在此，用不著他，今日要用著他了。」便向汪客道：「明日，你往縣內把這情節先自首明。」汪客道：「我從不曉得見官，你們那個替我一替罷。」眾人道：「私下的事好替，當官的事不好替的。」汪婦向丈夫道：「癡漢子！保全得我，諸事替你出力，讓你日日吃酒，難道不好？明日多備幾盞酒，船上一路撞去，如何？」汪客聽見有酒吃，便點點頭道：「說不得，我只得走一遭。」胡岩又悄悄向汪婦道：「這場官司，銀子是惜不得的。」汪婦道：「我的銀子，久已寄頓你處，如再不敷用，牀下尚有千金。只求事妥，取去使用便了。」

胡岩歸家，告知父親胡堂。胡堂道：「王秀一邊，你且先去買囑停當，此是反手劫。還有一首先手棋子，亦須先去買囑。你可曉得此女的外祖是何人？就是鎮上金炳。其父金楷，中過進士，曾做涪州知州，今雖死了，還是鄉宦人家。張耀是個沒用之人，明日告狀，必去請教丈人。吾意先去買囑金炳，教他狀子上面單告眾人，不要把你名字寫上，你便悠然事外了。」胡岩便道：「好計，好計。只是事不宜遲，父親速去停當為妙。」當夜，胡堂即到金炳家送了一百兩銀子，求他開豁兒子名字。金炳黑眼烏珠見了白銀子，一口應承，不必說了。

且講張耀哭了一場，思量告狀，茫無主見，果然去到丈人家裡，商量計策。金炳安慰了幾句，順手推船，救他籠統呈告，不必指出胡岩名字。張耀道：「胡岩是情首罪魁，如何不要告他？」金炳道：「打官司要看風色。胡岩這人，他父親在衙門中，站得起的公人，不是好惹的。又聞打的時候，他到在內相勸，情尚可恕。況告了眾人，他們自然供他出來，你何必先結一個有力量的冤家？」總是得了銀子，舌頭就是銀子說話了，那裡還計外孫女性命？張耀是從來沒主意的，果依了丈人言語，呈子上把一個首惡胡岩輕輕放過了。汪客隨亦進紙，悉照胡岩所言，因媳婦不端，被姑責治致死。縣官收了兩造狀子，一面出票拘人，一面發委典史相驗。

要曉得前朝人命，不比當今律例，定要出印官相驗，故典史亦可驗屍。胡岩曉得委了典史，益發容易賄囑，便把官吏作人等，一一安頓。又因牌上無名，揚揚得意，反在鎮上搖擺。見者皆為不平，怕他刁惡，俱敢怒不敢言。典史到了汪家，朝外坐下。一鎮人來看的，擠滿兩旁。及作動手驗時，見女喉下刀孔可容二指，尚有血沫噴湧，遍件青腫，脅肋及下體，皆刀傷流血，見者無不慘然。作作得了錢的，只報幾處木傷，凡刀戳重傷，一概瞞過。眾人齊聲嚷道：「是作作得了錢了！為何幾處重傷隱瞞不報？」要把作作打將起來。典史也受過賄，因見人心不服，假意責了作作幾板，以泄眾怒，一面吩咐收斂屍首，棺木弔壇；一面回縣，仍將原報傷單呈復縣主。正所謂：「只要手中收白物，那知頭上有青天？」

過了一夜，縣官即傳齊審問。斯時，鬧動了合邑士民，聽見有此奇事，個個替張女哀憐，恨淫婦切齒，齊來縣前看縣官如何審究。衙門人役有受過胡岩囑托的，反說得疑疑惑惑，替凶首遮蔽。即案中涉及的人也有心向張家的，也有心向汪家的，其言不一。坐出堂來，人犯齊跪堂下。知縣先叫張耀上去問道：「你死的女兒幾歲了？」張耀道：「十九歲了。前年嫁去的。」又問道：「你告周綸、朱曼等眾人房打死，果是真的麼？」張耀道：「只因汪婦與眾人有奸，眾人亦欲圖奸女兒，女兒不從，被他們活活打死，現有小婢親眼見的。」縣官又叫汪客父子上去。汪子推說：「其時不在家中，妻子死的緣由要問小人父母。」汪客已醉得昏昏，官府問他，全不答應，叩下頭去，竟像睡去一般。縣官焦燥起來。書役稟道：「這人是一酒徒，不省人事的。」縣官便叫汪婦。汪婦跪上道：「媳婦初來時，小婦人待他好的，只為媳婦近日與王秀有奸，小婦人去責罰他，因他不服，失手打死，此係實情。張耀所告，都是謊話，求老爺不要聽他。」縣官便叫王秀問道：「你與張有有奸麼？」王秀道：「有奸。」又喝道：「因奸致死，你要問個大罪！」王秀道：「甘願治罪。」兩旁看的，聽見兩人所供，都替張女叫冤叫屈。

官府見王秀直任不辭，也有些疑心，因叫地鄰上去，問道：「這張氏平日為人，清潔不清潔，你們可曉得麼？」地方推說：「路遠不知其細。」兩鄰稟道：「張氏卻是安亭鎮上一個好女子，平日潔清自守，克盡婦道。這沒良心話，小人們不敢說的。」汪婦便質道：「你們外人，曉得我家裡事？」兩鄰道：「曉卻不曉，但鼓在內，聲在外，好者是好，丑者是丑，只怕瞞得老爺，瞞不過眾人。」縣官喝道：「不必多講！且問你，張氏怎樣打死的？」兩鄰道：「這事小人們卻沒有看見。當夜二鼓時分，見他屋內火起，小人們趕進救火，只見他家媳婦已打死在地，滿身多是血。其打死情由，求老爺問他家中小婢，只有他親眼見的。」

縣官便叫小婢上去。那婢子只好十一二歲，一到官前，倒像張女的冤魂附在他身上的一般，先把汪婦平日所為，怎麼長、怎麼短，一一供出。就要掩他口也掩不住。官府道：「這是你老主母的事，不必供了。且問你，小主母如何打死的？」小婢道：「前一夜起更後，胡岩從窗口跳入小娘房中，被小娘將短棒打出，胡岩原到老娘房中住的。小娘整整哭了一夜，明日飯也沒吃。到晚，眾人都在老娘房中吃酒，二更天，各執器械趕進小娘房中，逼他同睡，小娘不肯。眾人將他痛打，見他不死，連戳幾刀，然後死的。」縣官聽了大怒，便向張耀道：「這胡岩是首惡，你為何不告他？」張耀道：「小人怕他父親衙門凶，故不敢告他。」縣官道：「胡說！」叫拿胡岩。

其時，胡岩恰好在旁看審，被差人一把撈了過去，稟說：「胡岩拿到。」縣官問他口供，一味支吾，全不承認，便叫一眾凶徒都跪上來，教小婢當面質審。小婢一一指著道：「這個用椎打我小娘的，這個用斧打我小娘的，這個也用椎打的小娘號叫求死。」指胡岩道：「連戳小娘的就是他。」胡岩尚自抵賴，小婢說：「你先戳他頸下，又把刀戳他胸前，又將他下體戳兩刀，可是這樣的？其後老娘來，你叫眾人扛屍首扛不動，才放起火來，可多是有的？」被他一口咬定，質得眾人目定口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縣官又問：「這時候，你老主母可在旁麼？」小婢道：「老娘不在旁，在門外聽。」又問：「你在何處？」小婢道：「我不敢走出來，躲在房門角裡看見的。」

縣官見小婢所供俱是真情，對眾人冷笑道：「你們這班奴才還有何辨？少不得死在頭上！本縣今日且不用刑。」吩咐一齊收禁，候親驗後再行嚴審。汪客父子著取保。小婢著張耀領去。斯時，看的人撫掌稱快，都道：「皇天有眼，鬼使神差，從小女子口中把實情供出，張女的大冤，不怕不伸了！」那知奸計多端，人心易惑，一片湛湛青天，幾乎又被黑雲遮蔽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三

使盡權謀用盡心，那知天理不終沉。

奇冤偏得文章力，留取芳名直到今。

話說胡堂見兒子收禁，性命難保，忙尋關節，央人到縣裡說情。其時，嘉定有張副使，罷官在籍，邱評事丁憂居家。兩人只貪財利，不顧廉恥，素在縣中狼狽作姦，平日亦與胡堂相熟。當日胡堂袖了五百銀子，來到張副使家。副使留他書房共坐。胡堂便將

銀子放在桌上，因說：「兒子陷獄，欲求老先生縣官說一分上，釋放出來。先送銀五百兩，事完再送五百。」張副使道：「這件事，我不能獨做，要與老邱分任的。」忙即遣人去請。不上一刻，邱評事已到，相見過，張副使說明就里約定同去說情，銀子分用。邱評事點點頭，對胡堂道：「包管你兒子無事便了，但所許莫要失信。」胡堂連稱「不敢」，致謝而去。

明日，張、邱二人一同到縣，把貼傳進。縣官即接入內堂。分賓主坐定，敘了幾句寒溫話。邱評事先開口道：「近聞安亭有人命一案，不知老父台若何審法？」縣官道：「尚未審定，正在此商一辦法。」張副使指著邱評事道：「你是一個有名的老法司，何不與老父台一說？」縣官道：「正要請教。」邱評事道：「不知情節如何？」知縣將堂上口供述了一遍。邱評事道：「是便是了，只是我們做刑官的總要體上天一點好生之德，以一女子而殺四五人，於情理似乎太刻。況胡岩的名字原告並未告及，據一小婢口供，問他重辟，詳到上司，只怕上司也要駁下來，有損台望。老父台須自斟酌，據治弟愚見，一人抵償一命。既有僱工人王秀論抵，於死者面上也過得去了。不知老父台以為何如？」縣官是初出仕的，聽了邱評事一片花言，便道：「領教，領教。」二人見已妥當，便起身告別。

那縣官有心從輕辦理，親驗也不親驗了，再審也不再審了。隔了數日，竟將群凶取保出禁，只收汪婦、王秀在監。全縣聞知，盡皆駭然。後來曉得張、邱二人到縣說情，無不人人痛罵，三三兩兩，傳入一位文行兼憂，身負大名的老先生耳中來。

這位名公姓歸，名有光，字震川，崑山人。是時適居安亭，聞得張女慘死之事，謂此等凶徒，殺之不足蔽辜！及聞縣官聽了人情，眾凶釋放，反誣蔑張女與奴有奸，便拍案大怒道：「世事至此，天理何在，公道何在！」因作《貞婦辨》一篇，以告嘉邑紳士，其辨曰：

或聞貞婦遜於母氏，胡不自絕而來歸也？予曰：「義本絕於夫也，有妻道焉。遂志而滅倫，非順也。」或曰：「其來歸也，胡不即死？」予曰：「未得所以處死也，有婦道焉。潔身以明污，非孝也。然而守禮不犯，嚼然於泥滓之中，故以淫婦之悍虐群凶之窺闖，五閱月而逞其狂狡也。」或曰：「其犯之也，安保其不污也？」予曰：「童女之口不可滅也。精貫日月，誠感天地，故庶婦一呼，桀天披靡，永不能濡，火不能蒸，蓋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，不可以常理論者。夫事有先後，跡有顯暗，要之，至於死而明矣。屈子之沉湘，賈生猶病其懷此故都；文山繫於幽燕，王炎午後祭之以文。彼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！雖然，所見異辭，所聞異辭，所傳聞異辭。貞婦之事，今日所目見者也；謂不得為烈者，東土數萬口無此言也，彼為賊地者之言也。嗚呼！綱常與天地終始，而彼一人之嚟，欲沉埋貞婦曠世之節，解脫群凶滔天之罪，吾不知其何心也？」作《貞婦辨》。

嘉邑紳士看了這篇文章，個個動了義憤，道：「別縣鄉老先生尚且為之不平，我們同邑紳士，坐令貞女含冤，凶徒漏網，有何面目見人？」有的道：「先去將張、邱二人羞辱他一番！」有的道：「此等人何足與較！明日十五，縣官定到學裡行香，我們約齊眾友，同到明倫堂，與縣官面說才是！」眾各依允。

再說縣官欲草草完案，掛牌明午復審。當夜睡去，夢見一金甲神人，兩膊流血，持刀向前道：「殺人者，胡鐸、胡岩也！不速定此獄，當刺汝心！」大驚而醒。明早起身，便問左右：「胡鐸是胡岩的何人？」左右道：「胡岩有父胡堂。」縣官想了一想：「堂與鐸聲相近，大約夢中訛聽了。」心下正在駭異，一到學中，只見邑中紳士紛紛並集，都走上相見，訴說此事，要他正胡岩等殺人之罪，以申張女之冤，便將震川先生《貞婦辨》呈看。縣官素得震川為人，見又辨得如此剴切，便大悔悟，向眾紳士道：「案尚未結，本縣回衙，即行審究便了。」遂起轎而歸。

這一日，胡岩等眾都在縣門伺候，只道此番審過，俱得脫然無事，就是汪婦，亦要保他出監。張、邱二人坐在近縣人家等候消息，案情一結，便要找這五百兩頭，取去分用，再想不到再有變局。那知縣官一到衙門，叩吩咐把胡岩等一班凶首都上刑具，並將兩手背剪，以硃墨塗面，遣差押往安亭伺候。又備禮先去祭慰貞婦冤魂，帶了衙役仵作，親來復驗。

先是嘉定大旱，三月不雨，及縣官到安亭時，大雨如注。張女死已三月，又遇暑天，人皆疑其屍首已經腐爛。及啟棺驗看，顏色如生，絕無一些穢氣，頸下與胸前兩處刀傷，尚有鮮血流出，見者驚異，連仵作人等亦吐舌稱奇。縣官驗過，即在屍場，將眾犯各夾一夾棍，個個死去還魂。眾人受刑不過，俱吐實情。汪婦亦撻了一撻，取了實供。及至夾問王秀，何以污蔑張女？招出實與汪婦有奸，教他承認，所以誣說的。縣官大怒，回衙重又各打四十，上了刑具收監。汪客縱妻淫亂，重責四十。汪婦三日後死在獄中，官府怒其淫惡，暴屍場上，不許親屬收斂。其夫汪客深感其妻平日送一綠頭巾與他帶了，夜裡扛口棺木，欲去收斂，才到屍旁，雷電暴至，有惡鬼百千，獠牙來逐，踉蹌而歸。鴉餐狗食，自所不免。

要知汪婦監在監中，何以即死？因一生從未受此苦楚，思前想後，俱是胡岩帶累，又道胡岩匿其寄頓銀兩，聲言要去當官追討，胡岩受不過他絮刮，厚賂獄卒，殺之滅口。此亦汪婦一生淫亂報應。

再說張、邱二人當日坐在縣前，聞知事變，廢然而返。其後，胡堂復來謀圖翻案。邱評事道：「我現要起復補官，若至大理，此獄必翻。」尚欲圖其厚謝也。忽起患惡瘡，渾身臭爛，未及補官，已嗚呼哀哉了！張副使在藉無人理他，到處受人唾罵，出不得頭，以致抑鬱而死。京詳一轉，胡岩諸惡少皆斬於市。未幾，胡堂亦死，其祀遂絕。金炳見胡岩提頭索命而終。只有朱旻一人，實亦動手殺女，縣官以死罪問得太多，獨得漏網。忽一日，當天跪下，叩頭求饒，七孔流血而死。

先是嘉定舊有貞烈廟，張女死之日，廟旁人聞有鼓樂聲從天而下，火光照出牆外，三放不絕。人皆以為張女死後成神矣，遂附張女貞烈神位於廟內，春秋祭享。震川先生有《張氏女子神異記》，載在集中。

昔雍正年間，有烈婦魏氏，天津縣產淮人。年十七，嫁與高爾信為妻。高家貧，僦屋官廩東首，與宋某同居，庭宇相望。宋妻索行不謹，魏女常竊笑之，觸宋妻怒，背後向人謊言魏女之短。

一日，魏女母家遣姪自銑來接女歸，時姑與夫皆不在家，女與自銑室內共坐，宋妻謊報鄰右，謂女與人在內有私。時官廩東多無賴之徒，聞之，闖入交哄，強解自銑衣服，雲與其女行奸，「必寫一借券作據，始放汝歸，百則鳴官共證之。」女呼自銑道：「不要寫據，竟聽鳴官。若寫據，我即死。」自銑係懦弱人，急求脫歸，執筆欲寫。女望見，叩引刀自剄。眾見女死，益執縛自銑，脅逼寫據。自銑懼凶勢，只得書券求脫。及官府審問，以券為徵，斷作姊弟通姦，坐問自銑大辟。既而知其冤，以矜疑係獄。乾隆元年，逢赦乃免。

嗚呼！魏女當日謂唯死可以自明，而有司不察，反因其死以成獄，獨不思世有為獸行而能殺身以自明者乎？遭變一時，含冤千古，較之張氏貞烈，所遇尤可悲也！桐城方望溪先生作《高烈婦傳》以表之，亦哀其遇之不幸耳。因附識其事焉。